

試論 《臺北城裡妖魔跋扈》裡的新日嵯峨子

一、前言：

《臺北城裡妖魔跋扈》以日治時代為背景，敘述殖民地作家身處台日文壇夾縫的尷尬處境和跟著日本政府來台的大妖怪所受到的拘束及限制。至於新日嵯峨子則是位異軍突起的文學評論家，但卻沒有人知道新日嵯峨子究竟是真有其人還是只是複數作者的共同筆名。除此之外，新日嵯峨子在她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妖怪界的面紗，讓人不禁想探究其真面目。因此，本文想探討的是新日嵯峨子究竟是誰，關注新日嵯峨子在文壇的影響及她曾提到過的「後外地文學」，以期了解她所期望的文學新局面，並梳理出新日嵯峨子在妖怪界中的角色，同時探究她為何要著作一篇有關於妖怪界的文章。

所以，本文首先介紹新日嵯峨子崛起的背景和她造成的神秘傳聞。接著，說明新日嵯峨子的文學主張與動機，聚焦於小說中有關新日沙龍此一事件的呈現，並探究新日於沙龍中所提出的文學觀點。再來，試著去分析新日嵯峨子與某些妖怪的對話，找出她在妖怪界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探究以上三者之間的關聯與蛛絲馬跡，以期理解新日嵯峨子可能是什麼身分。

二、新日嵯峨子是誰

（一）文學評論家

新日嵯峨子在《臺北城裡妖魔跋扈》一書中是位重量級的文學評論家，其獨特的寫作風格及精闢的見解讓她在台日文壇中闖出一片天。

那時人們是這麼說的：「讀原作是一篇小說，讀新日嵯峨子的評論是一篇小說，讀完評論回去看原作，又是另一篇小說。」¹

這段引文充分地顯示出新日嵯峨子文學評論的精湛功力，使讀者眼中的小說世界千變萬化，同時也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給我們，那就是一篇小說可以因觀點及角度的不同產生許多不一樣的面貌，而在我看來這訊息也在暗示著我們不能單從某一方面去觀察新日嵯峨子這個人。

¹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台灣：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4月），頁15。

（二）新日沙龍的主導者

在新日嵯峨子舉辦的前五次新日沙龍，她皆未曾出席任何一場，使得受邀參加的諸位作家開始懷疑新日嵯峨子的存在。然而，第六次的沙龍中新日嵯峨子終於現身，其與西川滿等人的對話就像是在暗示著什麼似的。

「坦白說，要我證明自身，實無意義。『了達諸世間，假名無有實，眾生及世界，如夢如光景』，新日嵯峨子不過區區名相。」²

新日小姐的言詞間透露出「新日嵯峨子」只是一個名字罷了，似乎在暗示著讀者們不要拘泥於表相，「新日嵯峨子」可以是任何人。而她在新日沙龍中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清楚地書寫出日本大妖狐言語道斷來台之始，也不禁使人心生疑竇，新日嵯峨子究竟從何得知妖怪界的事情，還能夠了解得如此透徹，她在故事中所呈現出來的細節細膩到讓我開始懷疑她也許有另一個不為人知的身分。

（三）共用筆名

「新日嵯峨子是個充滿傳聞的謎之存在，甚至有人覺得並無此人，當新日嵯峨子現身，這流言雖不攻自破，但事實是……有個極高明的術者操作這些流言，將大量流言做出有秩序的堆砌，竟在世上虛構了一個『新日嵯峨子』的實體。」³

「我們的認知其實是非常片面的。有些人覺得眼見即是真實，這是缺乏洞察。」「人類只憑著片段的資訊，就私自斷定、臆測某人是如何如何，太常見了。在現實裡，眼未曾見、毫無根據的事物被當成真實，這才是常態，所謂咒術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⁴

在《臺北城裡妖魔跋扈》中，東野雪夜藉機讓新日嵯峨子碰觸到「非名簿」⁵，然而「非名簿」卻未顯示出新日嵯峨子的真實身分，而是呈現一片空白，因此，冷訾堂店長與本土神明柳青蘭在本書的最後一起研究著新日嵯峨子的真實身分。然而，他們卻發現新日嵯峨子就像是片面認知所構成的整體，是由每個人對

²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 35。

³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 364。

⁴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 364-365。

⁵ 「非名簿」為《臺北城裡妖魔跋扈》中收錄世間所有已發現物種的名字與形象的一本書，就算是未發現的物種，也會在碰到碰到「非名簿」的同時自動登錄進去。

其產生的主觀意識及想法所堆砌出來的人物，無法對她本身下一個完全的定義，「就像共用筆名一樣……誰可能是『新日嵯峨子』。」⁶

三、新日沙龍：文學的誕生之所

（一）第六次新日沙龍——創造言語道斷

在第六次的新日沙龍中，新日嵯峨子與西川滿等人討論著外地文學與後外地文學。所謂外地文學即是以內地讀者作為預設對象，描述台灣本島的民俗風情，期望藉此將台灣文學介紹到內地，而後外地文學則為新日嵯峨子的文學新主張，目的在於突破外地文學的局限。接著，她便以日本妖怪作為題材寫了一篇小說，希望透過日本妖怪的民俗性以及新興妖怪學的報導性同時吸引內地與本島讀者。這次的新日沙龍影響了西川滿等人，擴展了他們的寫作方向，不再單單只將重心寄託於內地文壇。此一提議表面上轉型了外地文學派作家，使他們找到另一個不違背他們本意的出路，然而實際上卻也為台日文壇的僵局敲出了第一層裂縫。

（二）第七次新日沙龍——殺死言語道斷

第七次的新日沙龍，新日嵯峨子邀請了張文環等《台灣文學》派作家，在此次會談中，新日嵯峨子提到台灣文學的僵局，聲稱她將撼動西川滿的堡壘，以殺死作為日本中央代表的言語道斷作為革命開端顛覆整個文壇，為台灣文學注入新的氣象。除此之外，在這次的新日沙龍中，新日嵯峨子對張文環等人作出不同於第六次沙龍所表態的論點，她又帶出了新的方向，也就是「灣生」。不同於典型的大和民族，也不是道地的本島人，灣生們處於台日的夾縫中兩面不討好，但卻也因此有其不一樣的發展。

（三）新日嵯峨子的文學

新日嵯峨子提倡的灣生是指在台灣出生的人們，即不論內地或本島，只要共同生存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就是灣生，其作品也是台灣的文學。

從第六次與第七次的新日沙龍來看，新日嵯峨子似乎有意開創一個台灣文壇的新局面，她強調不論是西川滿、張文環或是灣生作家們都是台灣作家，希望打破文學界之間的界線，將文學的焦點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⁶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 366。

四、新日嵯峨子在妖怪界中的角色

（一）殺人鬼 K 事件

轟動全台的連續殺人犯「K」不僅在人類世界中引起軒然大波，更撼動了整個妖怪界，因為它殺死了言語道斷，而新日嵯峨子在她的文章中揭開了妖怪界的真實面紗同時明確的點出言語道斷之死，使得東野雪夜開始懷疑新日嵯峨子與「K」之間的關聯。

虛構與真實。

為何那時新日小姐說她們追尋的是「虛構的」殺人鬼「K」？

為何這個謎題的「1」並非萬華的洪明鈴事件，而是北門事件？—因為她們在追查的這一系列事件，從一開始就跟「K」無關。

「順風車殺人……」雪夜震驚地說。⁷

在《臺北城裡妖魔跋扈》一書的後半段，東野雪夜發現其實在言語道斷後的事件皆不是出自真正的「K」之手，而是空法法師借用「K」的名義所犯下的順風車殺人。至於新日嵯峨子並不是此系列事件中的犯人，相反地，新日嵯峨子透過謎題預先通知了雪夜她們下次犯案的地點，同時也以加班的藉口留下觀世不語，使得不語有機會目睹案發現場，這種種的跡象便說明了新日嵯峨子是追查順風車殺人事件的一位偵探。但是新日嵯峨子究竟如何知道這系列的被害事件是有人假冒殺人鬼「K」的名義呢？除非，新日嵯峨子能夠非常肯定殺人鬼「K」並沒有犯案。

（二）「K」的預告信

真不可思議，處理完最後一個「過去」後，生命竟像夢一樣愉快。她已訂好接下來的計畫，要去哪裡，什麼時候，一切都決定了。女子踏出一步，心想—

對了，就從「寫信」開始吧。⁸

故事的最後新日嵯峨子捨棄了她的名字，接著離開了喫茶店。重點在於她提

⁷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 293-294。

⁸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 372。

到的「處理完了最後一個『過去』」使我認為她不只是新日嵯峨子，而是還擁有其他的身分，且其他的身分就像她拋卻了「新日嵯峨子」這個名字以及身分一般的處理掉了。另外，她最後決定下一步就從寫信開始，點出了她即將要做的事，也同時呼應了下一章節〈殺人鬼「K」的預告信〉⁹，這讓人更加的對她與殺人鬼「K」之間的關聯感到好奇。

（二）言語道斷之死

「只要時空間存在，我存在，命運就必然存在，只有當我不再是言語道斷，我才能自由。吾友，我的牢籠不是這個世界，不是現象，也不是任何人對我做的任何事，而是我自身啊。」¹⁰

「沒人殺得了言語道斷大人，除了言語道斷大人自己……我曾考慮過這種可能。」¹¹

第一段引文為言語道斷來台前與某大妖怪的對話，其在言詞間透露著被束縛住的自身以及身為牢籠的自己。而第二段引文則是在言語道斷死後，她的三大手下的其中一隻妖怪所作的猜測。

言語道斷在本小說中被塑造成一個強大的存在，沒有人可以敵的過她，然而卻在4月16日的晚上死了。但她真的是被「K」殺死的嗎？為了何種原因呢？而「K」又是如何打敗言語道斷？

我想言語道斷的死亡就是它的重生。言語道斷一詞源自於佛家語，意味著「一切現象的本質是名言，而本體則離于言詮，即言語道斷」¹²。這段解釋點出了語言真實的模糊性，同時也得以使我們創造語言的新的可能性，而這個新的可能在我看來即是新日嵯峨子的名，一個非名簿無法顯示出的無名。

五、結語

⁹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373。

¹⁰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70。

¹¹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354。

¹² 孟曉路，《言語道斷與道在言中——從道言關係看東西哲學的差異》，轉引自〔中國學術文獻網路出版總庫〕，

[http://big5.oversea.cnki.net.nthulib-oc.nthu.edu.tw/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ZJXK200004004&DbName=cjfd2000&DbCode=CJFD&uid=WEEvREcwSIJHSlRa1FiINTRORjNQNUJnQThLcXUXN2FncElEbklYbGFKeGNwdnEzVXI6TWJkTVZZOGhPTFRtQTZBP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http://big5.oversea.cnki.net.nthulib-oc.nthu.edu.tw/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ZJXK200004004&DbName=cjfd2000&DbCode=CJFD&uid=WEEvREcwSIJHSlRa1FiINTRORjNQNUJnQThLcXUXN2FncElEbklYbGFKeGNwdnEzVXI6TWJkTVZZOGhPTFRtQTZBP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綜前所述，新日嵯峨子當可視為言語道斷所創造的另一個身份。殺人鬼 K 則是言語道斷來台後，因其妖氣而出生的妖怪，殺人鬼 K 不只是殺害言語道斷的兇手，也是其所孕育出的妖怪，更是言語道斷用以擺脫牢籠的棋子。我推測，受困於台北結界以及自我本身的言語道斷，唯一的出路即是殺死言語道斷。因此，的確是沒有人可以殺死她，除非她已安排了自己的死亡。而此論點在子子子子未壹所寫出的續篇文章中可以被強化。

她本要推開那一著，就像推窗般輕易，但她住了手。她有太多、太多的理由住手，就像她活下去的理由。¹³

她甚至夢過自己蒼老——但她怎麼會蒼老？那些夢反反覆覆，不過是首新守備翻了翻。她是倦了。¹⁴

也就是說，當「K」來到言語道斷面前時，她是有能力不被殺害的，但她卻沒有這麼做，因為她的死亡將是她的另一種開始，所以她讓「K」來到自己的面前，使她得以從「言語道斷」這個牢籠解脫。至於為何有新日嵯峨子是言語道斷所創造出來的另一個身分這個論點則是因為新日嵯峨子知道的太多也太細，她描繪出來的情節細膩到應該只有本人才會知道程度，而在冷訾堂店長與柳青嵐的對話中也曾提到「『新日嵯峨子』就像一件衣服，誰都可以穿。」¹⁵以及新日嵯峨子捨去的眾多過去¹⁶，這使得我可以合理的推斷新日嵯峨子即是言語道斷所創造出來的另一個身分，而言語道斷則是在「死」後成了新日嵯峨子。

六、參考書目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台灣：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4月）。

孟曉路，《言語道斷與道在言中——從道言關係看東西哲學的差異》，轉引自〔中國學術文獻網路出版總庫〕，2000年04期。

¹³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342。

¹⁴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342。

¹⁵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365。

¹⁶ 羅傳樵，《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頁372。